

浅析凡尔赛体系的弊端

王富玉

(太原理工大学阳泉学院, 山西 阳泉 045001)

[摘要] 凡尔赛体系自从它诞生时起,就先天不足,因其脆弱性惊人,故而很快崩离析。当我们今天对新秩序的缔造者进行指责时,重新回顾这段历史,目的不在于谴责谁,而是为了找到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关键词] 凡尔赛;体系;弊端

[中图分类号] K1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285(2004)06-0023-04

凡尔赛体系从其建立到瓦解仅仅维持了20年。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对欧洲国际秩序的重新安排,凡尔赛体系不但没有完成维护和平防止战争的使命,反而在极短的时间内诱发了另一场惨烈的人间灾难。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催生了一个如此脆弱不堪的欧洲新秩序呢?本文拟从以下方面加以分析。

一、协和理念的冲突

任何一种新秩序要想发挥其效力,就必须建立在广泛共识的基础上,并以一个核心原则作为订立条约的指导思想。如此,才能凝聚各国的力量,统一各方的行动,保证条约的忠实执行。所以,共同的国家利益,相近的外交理念,是建构新的国际关系体系的先决条件。例如,在维也纳会议上,各缔约国担心法国再一次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于是,防止法国东山再起,维护共同的安全利益便成为各国的共同利益;其次,正统原则和补偿原则被各国代表广为接受成为条约的另一个核心思想。可以说维也纳体系处处体现着现实政治的均势要求。正是以上这些因素才保证了欧洲的百年和平。再如雅尔塔体系,尽管所有大国都分别集中于两个对立的阵营,但在各自的阵线之内,都有统一的行为准则。双方均坚守自己的原则,誓死捍卫自己的信仰,此种信念上的高度一致保证了力量的统一,从而造成了力量的均衡,最终也就实现了新秩序的持久稳定。然而必要的思想上的共识在1919年的那个夏天却根本不存在。战前,所有欧洲大国都信奉均势原则,都认可力量对比的均衡对维护和平的重要性。但当战争结束时,被各国一致拥护的均势原则为相互矛盾的和平设想取而代之。战胜国的谋和理念南辕北辙,除了他们都万分憎恨布尔什维克主义,都要求进行十字军东征以外,协约国的外交政策再无交集可言。各国急切的想以自己的主张重新塑造欧洲。美国挟其信心与实力首次登陆欧洲大舞台,它为欧洲带来了令人耳目一新,心动不已的十四点和平计划。它“厌恶均势观念并认为

现实政治的作风是不道德的。”^[1](P198)与欧洲政治领袖们的历史经验完全相反的是,威尔逊认为压制民族自决的呼声,追求虚幻而又毫无意义的均势才是导致战争的真正原因。美国要彻底改变堕落的欧洲旧秩序,并旗帜鲜明地提出它衡量国际秩序的新标准:“民主、集体安全与民族自决,这其中没有一个是过去欧洲解决争端的基础。”^[1](P198)这些理想化的标准令那些早已习惯了残酷的现实政治的欧洲外交官不知所措。出于保卫和平的决心,他们根本不相信威尔逊那一套空泛的主张;但考虑到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加工制造生产量几乎占去了世界的一半,出口额占1/6,进口额占1/8,它更掌握了世界黄金储备的40%”^[2](P29~130))以及自己对美国的财务和债务的双重依赖,他们又“不敢与美国争辩或得罪美国以致其退出和平过程。”^[1](P204)面对这样左右为难的困境,他们唯一可以选择的就是同美国虚与委蛇,并伺机推行各自的打算。对战胜国这一整体而言,这是多么可悲啊。它只会消耗将来的新秩序,对和平无益。与高谈道义的美国相比,法国的想法则非常现实:肢解德国,最好抓住这个机会一劳永逸的解决掉这个世仇。表面上看,法国人希望借机谋求欧陆的霸主地位,实则不然。虽然法国最后以胜利者的身份走出战场,虽然他们终于解除了近50年来一直压在心头的战争恫吓,积郁不舒的愤怒与仇恨总算觅得了个发泄的良机,似乎他们有机会继续做他们那被普鲁士人打断的霸王美梦了。可是,他们在战争中所获得的只是一个惨胜。更确切的说,法国其实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繁荣的北部工业区变成了废墟,“从凡尔登到土伦的每一间农舍,每一个家庭都在悼念死去的亲人,或者在照顾伤残的幸运者”^[3],它更因为战争欠下了巨额的外债。面对如此惨状,与其说胜利的荣耀唤醒了法国忘却已久的对霸权的渴望,还不如说它再一次在法国人耳边敲响了安全的警钟。一战中,法国与英美俄合作才勉强制服了暴戾的德国(德国在西线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在东线也数次几乎快要成功)。这样的战争记忆怎么能不让法国对未来

[收稿日期] 2003-03-05

[作者简介] 王富玉(1960-),男,山西省阳泉市人,太原理工大学阳泉学院宣传部长。

的国家安全忧心忡忡呢?而且战前,法国就已经不及德国了:法国的人口不到德国的2/3,在构成现代力量因素的煤钢产量方面,德国亦占明显优势,自1880年开始,德国的煤钢产量就超过了法国。更何况战争对德国造成的损失远比法国小,它的工业能力基本完好无损。法国如果不好好利用这千载难逢的机会,恐怕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虚弱的法国再也经不起德国的折腾了。不幸的是,法国的盟友根本不明白他的苦衷。威尔逊认为法国人欲壑难填,其要求有悖于道义的宗旨,更违背了民族自决的原则,美国不能接受。基辛格对此作了精辟入理的论述:“要在美国的理想主义与法国的梦魇之间取得协调,以人类的智慧势难办到。”^{[1](P206)}

英国对于和平的设想远比美法复杂、隐晦,没有他们那么直白。一方面,通过战争英国实现了参战目的,令它寝食难安的德国舰队随着德意志帝国一样不复存在。英国既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海上霸主,那么欧陆就应该恢复旧日的均势。出于在漫长的岁月中所积淀而成的对大陆战争的胜利者的敏感和担忧,英国不得不警惕法国的“坐大”。因为数次的战争经验告诉他们,无论结局如何,都必定将一个国家送上大陆权势的王座,从而构成对欧洲军事的严重挑战。因此,英国反对任何过分削弱德国的企图;相反,它还要把德国当作对抗未来可能破坏欧陆军事行动的棋子。另一方面,那场战争又的确令英国损失惨重。无论如何,英国都不能轻易忘记德国的恶性,更不能容忍它再次复兴与自己争夺阳光下的地盘。而且,英国的民族情绪在战争中早已被政治家们鼓动起来,他们既然已经许下了种种严惩德国的诺言,那么他们就总得有所表示。因此,英国要给予德国适当的惩罚,但不能妨碍它日后所扮演的维持军事的角色。此外,作为一个有着全球利益的世界大国,它还不得不应付刚刚崛起的豪门新锐。显而易见,英国的外交政策是多么复杂,它既要削弱德国又要防止它被肢解。除了德国以外,它还得分神于美国。

可以想见,战胜国之间如此深刻的分歧无论怎么协调,都不可能达成谅解,形成默契。这使得与会的代表陷于各种琐碎的细枝末节的争论,而忽视了有关主体的讨论。于是,我们最后看到的是个不伦不类、毫无主旨可言的和平条约。它既要照顾到各方的感情,在和约的条文中或多或少地反映出各国对条约的评价,我们就不难理解凡尔赛体系的先天不足了:德国人从不隐瞒他们对和约的敌视;英国人批评有些条款过于苛刻;可法国人却还嫌他对德国过于宽大;美国则根本未予批准。这样的结果对一次订立新秩序的会议来说,真是空前绝后。思想上的歧义是该体系过早夭折的致命内伤。和平理念冲突的危害不仅仅在于会前和会中,还在于会后患无穷!当美国国会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时,理想主义就失去了向全球推行的通行证。它随着美国重归孤立主义的传统而香消玉殒。然而,在《凡尔赛和约》的某些条款中,在欧洲新秩序的若干原则里,仍闪现着理想主义的灵魂。更要命的事,在所有经历了那个时代的平民百姓的心底他们已经认同了理想主义以及它所追求的崇高目标。要想维持历经千辛万苦而建立的新体系,理想

主义不能退出历史舞台,否则就得重新建构欧洲秩序,因为抛弃理想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讲就等于抛弃凡尔赛体系。美国可以丢掉这面大旗,但欧洲不能。那么,谁来接替威尔逊曾经扮演的角色呢?当然只有英法才能担此重任,尤其是英国,毕竟后来法国基本上瘫痪,外交政策萎靡不振,一味追随英国。可是,英法并不懂得理想主义的要义,更缺少推行理想主义所不可缺少的如美国那样的雄厚国力。对于英国来说,要在军事原则和理想主义之间寻找平衡,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事实上,英国后来越来越倾向理想主义,而忽视政治现实主义的规律,最终滑向绥靖主义的错误方向。

二、凡尔赛体系的内在弊端

1. 民族问题。如何处理战后欧洲领土与疆界变更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美国极力主张以民族自决原则加以解决。不可否认,民族自决原则的提出在当时而言,是历史的进步。但它是否可行则另当别论。在东欧,“那里的民族分布犬牙交错,民族间的敌对由来已久。”因此,“将这个高度简单化的原则贯彻于异常错综复杂的东欧,据此划分国际的疆界,就必然顾此失彼,矛盾百出。”^[4]从条约的实际精神来看,“民族自决原则并没有成为解决欧洲领土变更的依据。在很大程度上,领土变更是由“战胜国列强根据某一民族或国家与协约国集团关系的亲疏程度来划定某一具体领土的归属。”^{[2](P39)}换句话说,军事原则在事实上仍发挥着相当的作用,民族自决只是徒有虚名而已。那是英法等欧洲政治家为了挽救民心,照顾美国的情绪,更为表现对和中白纸黑字写明的民族自决原则的“支持”,他们不得不作些推行民族自决的秀;例如,让奥匈帝国解体,让波兰复国。这是何等荒谬的一幅景象呀。“到头来捷克1500万左右的人口中有200万德国人,100万匈牙利人,50万波兰人,有近1/3的人口既非捷克人又非斯洛伐克人,而斯洛伐克对加入以捷克人为主的国家又不是很有兴趣”,^{[1](P215-P216)}“罗马尼亚涌入了数百万的匈牙利人,波兰得到数百万德国人及一条分割德国与东普鲁士的走廊”^{[2](P39)}。“这一地区9个民族国家的总共7800万人口中,便有近1900万人成为少数民族民族。”中东欧的几乎每一条边界都让当事国不满。最后它导致东欧国家内部充斥着强烈的民族矛盾,社会结构极不稳定;而国家之间的民族归并要求以及因人化界而产生的领土争端更使得东欧各国之间充满敌意,缺乏相互信任的基础。这使凡尔赛体系的实际作用大打折扣。更可怕的是这样的领土划分方式和结果造成了欧洲国家力量分布的严重失衡。

自普鲁士勃兴以来,它的周围一直是强邻环伺,但恰恰是这种力量对比的均衡才保证欧洲的总体和平。如今这一切已荡然无存。在德国的东部,我们再也看不到对维持欧洲军事有着重要作用的两个大国。俄国因为革命而被列强错误的排斥在新秩序之外,再加上防疫地带的阻隔,它基本上已经失去了日后重新返回新秩序的机会,昔日的奥匈帝国土崩瓦解成几个无足轻重的小角色。在东欧已不存在制衡德国的力量。惩戒德国的苦心反而为德国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地缘政治优势。一旦德国再度复兴,那些可怜的东欧

小国怎么抗拒得了德国人的铁蹄呢?对此,条约的设计者之一劳合·乔治早有认识:“我想不出来,将来有比这更能掀起战火的原因了,亦即不愧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积极进取与实力雄厚的德国,居然被一群小国所包围,而其各民族中有不少从未能建立稳定的政府,但每一个国家中都有大批吵着要与祖国统一的德国人。”^{[1] (P216)}糟糕的不仅于此,协约国首脑在浑浑噩噩不知不觉为德国创造出如此诱人的前景的同时,他们竟还不忘为德国以后收割这些地缘政治庄稼留下最佳的口实。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战胜国在进行领土划界时,被迫以民族自决之名行均势之实,他们自以为这样就那个棘手的问题解决得非常妥当。殊不知,民族自决在被他们点头同意之后,一跃而成为合理进步的政治主张。尽管当时还看不出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当德国人要求索回被割让的领土,将德意志人聚居区合并到德国的版图之内时,这样的要求就变得非常的正常,任何人都无法反驳他们这一“正义”的要求。然则,如此有违均势原则的要求在过去是不可能接受的,恐怕德国人提都不敢提。但是,现在全欧洲都同意德国人的勒索。于是,欧洲在民族自决原则的牵引下掉入了绥靖主义的泥塘,不能自拔。

2. 关于安全机制的争吵。如何确保欧洲和平是凡尔赛体系的一个主要问题,它对法国而言更是头等大事。可是坚持肢解德国,至少要将莱茵地区从德国分离出来作为它的安全缓冲区。如此明目张胆的违背民族自决原则的要求自然不为美国接受。美国自有一套主张,他四处极力兜售他的新安全观——集体安全。美国反对一切形式的强权行为,它坚信追求和谐,热爱和平是人类的本性。政治家要作的是启发人们与生俱来的善良天性,以共同协商的方式,以道德和舆论的力量实现集体的安全,制止侵略,必要时配以适当的制裁,和平自会降临人间。英国也反对法国的痴心妄想,它将法国人那不切实际的贪欲看作战胜国压榨战败国以谋求霸权的惯用伎俩,它根本无视法国对安全的极度渴求。在英国眼中,无论如何德国都不会对和平构成威胁,暂且不说战败的损失,如今国内革命浪潮和社会不满的强烈呼声正将德国折磨得不成人形,甚至一些政治家认为德国“没有平衡的预算和金本位货币”^[5],“就不可能繁荣,德国还要走很长的路来经受这样的考验。”^{[1] (P214)}对德国的过分担心,简直就是杞人忧天!就是退一步讲,即使德国将来复兴,它也未必一定会以暴力的方式改变凡尔赛体系,只要它以和平的途径打破和约的束缚,英国未尝不可接受。法国也不是以这样的办法打碎维也纳体系的枷锁而重新站起来吗?和平不是仍然得以维系吗?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之后,可怜的高卢人最后还是被两个盎格鲁——萨克逊人连哄带骗接受了他们的提议:法国放弃一切肢解德国的念头,协约国占领莱茵15年,莱茵河东岸50公里为非军事区;英美两国许诺用条约的形式对法德的边界现状提供担保。不幸的是,即使是这样面目全非的折衷办法也只不过是英美的权宜之计。与法国长期结盟或为它提供安全保证是英美两国政客不可想象的事情。待到生米煮成熟饭,他们有的是借口将承诺推得一干二净。而法国自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很明显,盟友之间竟然用欺骗的手段来达

到目的,并且它发生在构建新秩序之时,这不能不说是个天大的笑话。这样的新体系哪还有稳定性可言?!

3. 德国问题。毫无疑问,德国问题是凡尔赛体系的中心问题。一战既因它而起,那么战后和平的重建也理所当然的必须围绕它而展开。但是,在如此关键的问题上战胜国的领袖们依然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一言以蔽之,那就是“从言和的角度来看处罚太重,从防止德国复苏的角度来看又太宽大。”^[6]换言之,《凡尔赛和约》既在德国人心中留下了永世难忘的痛苦记忆和刻骨铭心的仇恨,又为它日后打破这个“不公正”的体系创造了从不曾有过的优势地位。在经济处罚方面,战胜国要求德国立即交出50亿美元,并规定它必须承担协约国的一切战争损失以及战争受害者的养老金并给予其家人补偿。后来赔款委员会在法国的支持下规定德国应支付的具体赔偿数额——1320亿金马克,分42年还清,这根本超过了德国的支付能力。当时参加巴黎和会的英国代表团成员、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正是因为坚决反对和约对德国和欧洲的经济政策而辞职的。他在辞职后写了一本有名的书《和约的经济后果》,其中他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观点出发,指出这种要求德国支付赔款的方法是“年复一年的永远地把它(指德国)的皮剥光。无论这种手术做得如何熟练和小心,在手术中多么注意不要杀死病人,它却代表了一种政策,这种政策如果真被采纳并蓄意实行,人们的判断就会宣告,它是一个残忍的胜利者在文明史上所干出的最凶残的行为之一。”德国人认为他们的贫穷是因为赔款。尤其是那些在1923年那次可怕的通货膨胀中储蓄被一扫而光的中产阶级对《凡尔赛和约》更是恨之入骨。

在军事方面,协约国只准许德国保留10万陆军以及数目可怜的几艘战舰,不允许它拥有潜艇飞机和坦克及重炮等先进武器。这样的条文对于一个主权尚保存完整的国家来说简直不可想象。德国人感到失去了尊严,受尽侮辱,这怎能不让他们满腔怒火?领土方面,德国人让出了13%的领土。经济发达的西里西亚被划归波兰,新建的波兰走廊将德国一分为二,莱茵区被军事占领。更令德国人难以接受的是,日耳曼民族竟被厚颜无耻的胜利者强加了一份莫须有的罪名——战争罪!强迫他们承认由于他们的贪婪和道德败坏而发动了那场万恶的战争。在人类历史上,这样的羞辱还是第一次,协约国的领导人天真地以为这有助于教育德国人,促使他们遵守和约。但是这样的安排只会加剧德意志民族的仇恨,除此之外,再无任何其他益处。

综上所述,巴黎和会只带给日耳曼民族这样的印象,即他们在战争的法庭上被剥夺了所有的权利,他们失去了国土,被迫裁军,被迫赔款,被迫承认毫无道理的战争罪。如此苛严的和约是没有哪个民族可以接受的。如果说,现实政治允许战胜国凭借权力把战败国彻底击败,让它永无翻身之日,那么它们必须心狠手辣,斩草除根,以绝后患。可是这次,战胜国根本做不到这样。相反,他们制定的和约漏洞百出。赔款没有强制执行机构,德国人可以以种种借口抵制、拖延赔款计划的执行,战胜国毫无办法。直到最后,在协约国因把战债和赔款挂钩而纠缠不清,各方争论的精

疲力竭之时,赔款于1932年一笔勾销。表面上看德国因为赔款而无气大伤,实则德国从中获益匪浅:在战胜国没收了10亿英镑财产后,它反而从英美得到10亿5000万英镑以上的贷款,从而迅速复苏;在其后的十多年间,德国总计赔偿了10亿英镑,但它又因此而获得了15亿英镑的贷款,并且这些贷款日后并未偿还。赔款问题的真正受害者是战胜国。三国因为战绩和赔款的挂钩而争吵不断,这加速他们本来就不牢固的联盟的解体。法国更因为一次战败而一蹶不振,从此放弃了强硬立场,转而追随英国。没有查证制度的裁军条款根本不能发挥所设想的效能,权限狭窄的盟军军事管制委员会无力有效监督德国的裁军力度。裁军问题没有消磨德国的斗志,反倒麻痹了英法的意志。令他们一度热衷于裁军谈判,而忽视了国防建设,因此才有英法30年代的军备空虚。此外,在欧洲历史上如此空前的对战败国的恶意指责将某些协约国领导人置于心理的劣势,尤其是在英国国内滋长了一种“对德国感到负疚的变态心理”。^[6]战胜国煞费苦心在既让德国害怕又让德国满意之间寻找平衡点,到头来他们在激怒了日耳曼人的同时,还把他们自己之间的联盟打得粉碎,更令一些国家因那份自以为

要价过高的和平协议而感到罪孽深重!

与近代国际关系史上的另外两个著名的国际关系体系相比,凡尔赛体系的脆弱性是惊人的。自打它一诞生,各国对这个体系的修补就不曾停止过。但是,今天当我们对新秩序的缔造者进行指责时,我们应当明白当时的情况确实很复杂。回顾这段历史目的不在于谴责谁,而是为了找到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参考文献]

- [1] [美]亨利·基辛格. 大外交[M]. 海口:海南出版社, 1997.
- [2] 陈 兼. 走向全球战争之路[M]. 北京:学林出版社, 1989. 29~30.
- [3] 温斯顿·邱吉尔.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M]. 北京:时代文艺出版社, 1995.
- [4] 时殷弘. 旧欧洲的衰败[J]. 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9, (6): 9.
- [5] [美] A. J. P 泰勒著. 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2. 22.
- [6] [英]约翰·惠勒——贝内特著. 慕尼黑——悲剧的序幕[M]. 北京出版社, 1978. 322.

Analysis of Defects of Versailles System

WANG Fu-yu

(Yangquan College of TUT, Yangquan 045000, China)

[Abstract] Since it was born, the system of Versailles had congenital defects and fell apart quickly because of its great fragility. When we criticize the founders of the new order and look back to the historical period today, we should put our purpose on valuable experience which we may learn some reference from not in order to condemn somebody.

[Key words] Versailles; system; defects

[责任编辑 唯 舜]